

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
荊州文物保護中心

中西書局

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

荊州文物保護中心

李學勤 朱鳳瀚 趙平安 方北松 主編

馬楠 賈連翔 助編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編;李學勤,朱鳳瀚,趙平安,方北松主編;馬楠,賈連翔助編. —上海:中西書局,2012.6

ISBN 978-7-5475-0412-3

I. ①古… II. ①清… ②李… ③馬… III. ①簡(考古)—文獻保護—中國—文集②簡(考古)—整理—中國—文集 IV. ①K877.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48024 號

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荊州文物保護中心

李學勤 朱鳳瀚 趙平安 方北松 主編

馬楠 賈連翔 助編

責任編輯 李碧妍

封面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上海文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 (200023)

經 銷 各地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廠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24

字 數 440 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412-3/K·082

定 價 80.00 元

前 言

呈現在大家面前的這本著作《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是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課題“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的部分成果的結集，是在科技部、國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三家單位的專家學者們經過兩年艱苦的努力，精誠合作，銳意進取，所獲得的豐厚的回報。

2008年7月，由校友捐贈，清華大學從海外入藏了一批戰國中晚期竹簡，總數約2400枚。多為“經”、“史”類典籍，許多內容係首次發現，對古文字、古文獻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有無法估量的學術價值。2009年，北京大學接受捐贈，從海外獲得一批西漢中期簡牘，總數達3300餘枚。比較重要的內容有《老子》、《蒼頡篇》、《周馴》、《趙正書》以及數術文獻，同樣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消息公佈以後，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這兩批簡的整理和保護工作，責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聯合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共同申報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課題“古代簡牘保護與整理研究”，以期在兩批簡的綜合整理和出土簡牘保護關鍵技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經過嚴格的評審，科技部最終通過了立項程序。

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國家文物局、“探源工程”執行專家組、第三方評估機構西北大學的專家們給予我們許多具體指導和幫助，使課題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編 者

2012年7月2日

目 錄

清華簡整理研究專題

清華簡九篇綜述	李學勤 (3)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李學勤 (13)
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	李學勤 (20)
談談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有關文字釋讀的幾個問題 ——以清華簡的整理爲例	趙平安 (27)
“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連	趙平安 (33)
清華簡首集簡冊文本解析	李均明 (39)
由近年出土文獻論《尚書序》的有關問題	李 銳 (50)
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	賈連翔 (59)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	馬 楠 (66)
清華簡畢公高、畢桓與西周畢氏	陳穎飛 (73)
利用清華簡考證古文字二例	袁金平 (95)
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孫飛燕 (98)
《程寤》、《保訓》“日不足”等語的讀釋	李學勤 (103)
《尚書·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解	劉國忠 (107)
《保訓》之“中”與天數“五”	邢 文 (113)
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	李學勤 (126)
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	劉國忠 (132)
試析清華簡《金縢》篇名中的稱謂問題	劉國忠 (139)

《金縢》篇末析疑	馬楠 (143)
清華簡《皇門》之君臣觀	李均明 (148)
清華簡《皇門》管窺	孫飛燕 (156)
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	李學勤 (162)
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鄆郢	李學勤 (169)
試釋《楚居》中的一組地名	趙平安 (172)
《楚居》的性質、作者及寫作年代	趙平安 (178)
清華簡《楚居》妣佳、妣毖考	趙平安 (185)
論《楚居》中季連與鬻熊事迹的傳說特徵	李守奎 (191)
根據《楚居》解讀史書中熊渠至熊延世序之混亂	李守奎 (201)
論清華簡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與昭王歸隨	李守奎 (209)
《楚居》郢人與商代若族新探	沈建華 (213)
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	趙平安 (219)
利用清華簡《繫年》校正《國語》韋注一例	袁金平 (223)
清華簡《繫年》與息嬀事迹	程薇 (225)

北大簡整理研究專題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231)
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	朱鳳瀚 (238)
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簡說	趙化成 (248)
北大漢簡《老子》簡介	韓巍 (253)
北大竹書《周訓》簡介	閻步克 (259)
北大漢簡《妄稽》簡述	何晉 (265)
北大藏漢簡《反淫》簡說	傅剛 邵永海 (268)
北大漢簡中的數術書	李零 (271)
北大漢簡中的《雨書》	陳蘇鎮 (277)
北大漢簡數術類《六博》、《荊決》等篇略述	陳侃理 (281)
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	李家浩 楊澤生 (285)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本《老子》的文獻學價值	韓巍 (288)

- “不狂不驩”、“大智似狂”考——北大竹書《周訓》札記之二 …………… 閻步克 (299)
- 試釋“非駿勿駕，非爵勿駟”兼論“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北大竹書《周訓》札記之三 …………… 閻步克 (309)

簡牘文物保護研究專題

- 飽水簡牘糟朽成因研究及脫水事例 …………… 方北松 (327)
- 竹樣品老化程度對比分析 …………… 方北松 李梅英 童 華 (338)
- 戰國飽水竹簡的搶救性保護 …………… 趙桂芳 (342)
- 北大西漢竹簡的科技分析 …………… 胡東波 張 瓊 王 愷 (359)
- 清華大學入藏戰國彩繪漆筭的保護 …………… 趙桂芳 賈連翔 (365)

清華簡整理研究專題

清華簡九篇綜述

李學勤

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是在 2008 年 7 月由境外搶救入藏的。從那時開始進行的竹簡保護整理工作，到現在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

自竹簡入藏到 2008 年 10 月舉行“清華大學所藏竹簡鑒定會”，是第一階段，中心工作是簡的清理保護和鑒定。同年 11 月清華工作人員赴各地有關單位學習保護經驗，同時着手拍照，到 2009 年 1 月拍照初告一段落，是第二階段，中心工作是簡的進一步保護和拍照。2009 年 3 月到 6 月，我們利用簡的數碼照片，對全部有字簡作了試讀，以更多了解這批簡的性質和內容，是第三階段〔1〕。

在瀏覽了全部簡的基礎上，2009 年暑期以後，我們開展了簡的綴合、編排和分篇的工作。和上述三個階段一樣，這個新階段的工作相當困難繁重。經過近半年的努力，現在可以初步估計清華簡包含書籍 63 篇。這個數目不是最後的，今後通過深入釋讀研究，肯定會有調整。

我們當前的中心工作，是對已綴合、編排好的簡，逐篇進行隸定和釋讀。業已選出的第一批，有書 9 篇，暫名為《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和《楚居》(表 1)。以下根據我個人的認識，對這 9 篇簡作一簡要介紹。

一、《尹 至》

《尹至》共簡 4 支，簡長 45 厘米，原無篇題，簡背有次序編號。

〔1〕李學勤：《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2009 年第 5 期。

簡文內容是伊尹見湯時的對話，體裁屬於今傳本《尚書》中的《商書》。篇內伊尹稱“尹”，也或稱“契”。按清代梁玉繩《古今人表考》云，伊尹係“伊氏，尹字，名摯”〔1〕，名“摯”見《孫子·用間》、《墨子·尚賢中》及《楚辭·離騷》、《天問》等，這裏的“契”是“執”字繁寫，就是“摯”。

表 1 竹簡編號對照表

篇 名	序 號	原簡編號
《尹至》	一正	2234
《尹誥》	四正	1530+1494
《程寤》	八正	1540+1508+1482
《保訓》	一正	0131
《耆夜》	十四背	1345+1390+0808
《金縢》	十四背	2254
《皇門》	八正	0664
《祭公》	二十一正	0813
《楚居》	十五正	1736

《尹至》開頭說：“惟尹自夏葷(徂)白(亳)”，句例與《國語·楚語上》武丁“自河徂亳”一致。簡文兩見“白”這一地名，都讀為“亳”，古音均屬並母鐸部。

伊尹見湯，“湯曰：格”，句例同於《尚書·商書》中《湯誓》“王曰：格”和《盤庚》“王若曰：格”。

簡文伊尹說到夏的民衆怨恨其后(即桀)，云“余及汝皆亡”，這句話也見於《湯誓》，《孟子·梁惠王上》曾經引用。

關於夏后(桀)的罪惡，伊尹特別舉出“龍(寵)二玉”。按古本《竹書紀年》載：“后桀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或作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2〕上博簡《容成氏》也說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師以伐岷山氏，取其兩女琬、琰”〔3〕。所謂“寵二玉”即指寵愛琬、琰而言。

上引《紀年》還說桀“棄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

〔1〕《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第544—545頁，中華書局1982年。

〔2〕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17—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第813頁，作家出版社2007年。

《國語·晉語一》則說“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呂氏春秋·慎大》又云“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妹喜或說受寵，或說被棄，這些傳說都不見於《尹至》。

簡中還提到夏民發生疾病，“佳戡(災)慮(虐)惠(極)瘳(暴)臙(瘡)”，這和上博簡《容成氏》所說夏“瘡疾始生，於是乎暗聾跛口瘿窠僂始起”相似〔1〕。

二、《尹 誥》

《尹誥》共簡 5 支，簡長和字的風格均與《尹至》相同，原無篇題，簡背有次序編號。

《尹誥》是《尚書》佚篇，或稱《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禮記》中的《緇衣》傳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裏面有兩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玄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郭店簡、上博簡都有《緇衣》，相當的地方正作《尹誥》，證實了鄭注的灼見〔2〕。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這一句，郭店、上博簡作“惟尹允及湯(上博簡作康)咸有一德”。清華簡《尹誥》這乃是首句，作“惟尹既返(及)湯咸有一德”，說明簡文即是《尹誥》。

《禮記·緇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玄注：“‘《尹吉》’，亦《尹誥》也。……‘見’或爲‘敗’，‘邑’或爲‘予’。”這句在清華簡《尹誥》中是“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敗”字與鄭注或本相應。至於“自周有終”等，注疏都講不通，簡文沒有，或許是後來闖入。

《尹誥》的體裁與其他《尚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篇內有一句是“今其女(如)紂(台)”，傳世《商書》常見類似語句：

《湯誓》：夏罪其如台。

《盤庚》：卜稽曰其如台。

《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

《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

“如台”自《史記》以來都解釋爲“奈何”。

〔1〕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第 813 頁，作家出版社 2007 年。

〔2〕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第 132 頁，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據《尚書·堯典》孔穎達《正義》，西漢時曲阜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裏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誥》，至漢末鄭玄時業已佚失〔1〕。東晉時立於學官的《孔傳》本《尚書》的《咸有一德》是後人偽作，自宋代以來歷經學者討論，已成定讞。現在清華簡裏重新發現了這篇古文《尚書》，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事。

《尹至》、《尹誥》在簡中是兩篇，但應有密切關係。對照《呂氏春秋·慎大》，可知兩篇都曾為《慎大》作者所見，並且引為敘事的依據。

三、《程 寤》

《程寤》共簡 9 支，簡長 44.5 厘米，原無篇題，沒有次序編號。

《程寤》是《逸周書》中的一篇，次於《程典》之後。《逸周書》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書》七十一篇，當時就應有《程寤》，所以東漢王符的《潛夫論》、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與張華的《博物志》等都曾徵引過。後來此篇佚失，只在《太平御覽》等類書中保存了一些文字〔2〕。現在對照清華簡完整的篇文，所保存的僅是很小的一部分。

篇中講的是，周文王之妃“太妣夢見商廷惟棟（棘），迺小子發（後來的武王）取周廷杼（梓）桓（樹）於卑（闕）間，疊（化）為松柏棫柞”，認為是周將代商的吉兆，於是“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於皇上帝”。這個傳說可能與文王受命之說有關。周人常說文王受命，如《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君奭》“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金文也有類似的話，如何尊“肆文王受茲大命”，大盂鼎“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都可印證。

我過去曾談到，《逸周書》各篇來源不一，其中“《度訓》、《命訓》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視為一組，而《左傳》、《戰國策》所載春秋時荀息、狼瞫、魏絳等所引《武稱》、《大匡》、《程典》等篇，皆屬於這一組。由此足見在書中占較大比例的這一組，時代也不很遲。”〔3〕《程寤》便是屬於這一組的。《大開武》篇所云“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即暗指《程寤》。

《程寤》簡文還有若干有特色的語句，例如“何監非時，何爰（務）非和，何禮（裏）非文，何保非道，何愛非身，何力非人”，同樣的句例多見於《逸周書》上面說的那一組。

〔1〕《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第 118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

〔2〕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第 1141—114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3〕同上書，李學勤序言，第 3 頁。

特別是《小開》的“何監非時，何務非德”，更與簡文相類。這種特殊的句例，也見於《尚書·呂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還有“今往何監非德”。《孔傳》解釋前者說：“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已經把這種句例的讀法講清楚了。由此也可看出，《程寤》的成篇不會太晚。

四、《保訓》

《保訓》共簡 11 支，簡長 28.6 厘米，原無篇題及次序編號。第 2 簡上半殘失。

關於《保訓》簡，我們已經作過介紹〔1〕，當時曾以簡文最後的“日不足惟宿不羨（詳）”〔2〕與《逸周書》一些篇末的文句對比，說明是訓誡文體的一種習用語。現在看到，清華簡《程寤》也有這樣的文句，不妨放在一起再對照一下：

《程寤》：人愆（謀）彊（競）不可以寢（藏）後，後戒人用女（汝），毋愛日不斡（足）。

《保訓》：日不足惟宿不羨（詳）。

《逸周書·大開》：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豐保》：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

《小開》：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小開武》：日正余不足。

《寤傲》：後戒，維宿。

《文傲》：後戒後戒，謀念勿擇（斡）。

《武穆》：余夙夜求之無射（斡）。

我覺得，儘管在篇末用語上有這樣的相似性，還不能認為《保訓》與《逸周書》各篇同出一源，因為我已經指出，《詩經》的《天保》也有“維日不足”之句。同時，《周書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傲》；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逸周書》現存的《文傲》、《文傳》兩篇，已經是文王末年的口氣。《文傳》篇首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帝王世紀》即以爲文王的卒年，所謂“文傳”就是遺命的意思〔3〕，所以

〔1〕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羨”讀爲“詳”，訓作“悉”，或說讀爲“永”。

〔3〕參看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第86頁，中華書局1964年。

不會又容納一篇《保訓》了。

五、《耆 夜》

《耆夜》共簡 14 支，簡長 45 厘米，最末簡背有篇題“郟夜”。最後 4 支簡上部殘損。

對於《耆夜》，我也寫過一篇短文介紹〔1〕，其中有幾點可以在這裏作一些引申。

簡文中的“郟”是商末諸侯國，即文獻中的“耆”，或寫作“黎”、“黎”、“饑”、“隄”，在今山西壺關（或說黎城）。“夜”是與飲酒的禮儀有關的詞，我認爲當讀爲《尚書·顧命》的“咤”，“夜”古音喻母鐸部，“咤”則爲端母鐸部，《說文》作“𠵽”，云“奠酒爵也”。這個讀法，自然還有待考慮，所以篇題暫時還祇作“夜”字。

《尚書·西伯戡黎》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紂）。”這個“西伯”，《尚書大傳》、《史記》等都以爲是周文王，不過黎也就是耆這個地方迫近紂都，說文王已征伐到那裏似不合情理，因而宋代胡宏《皇王大紀》以來，不少著作認爲應該是武王〔2〕。現在簡文說“武王八年征伐郟，大伐（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正合於胡宏等家之說。

《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成王時的墜方鼎記：“惟周公於征伐東夷豐伯專古（蒲姑），咸戡（捷），公歸，禦於周廟。戊辰，舍饗。”譚戒甫先生指出就是飲至〔3〕，是很對的。周原甲骨文也有“舍秦”，“秦”也當如譚說讀作訓“至”的“臻”〔4〕。

簡文云這次飲至，除武王親臨外，“緹（畢）公高爲客，邵公保罍（奭）爲夾，周公叔旦爲命，辛公誼虜（甲）爲立（位），作策（冊）逸爲東尚（堂）之客，即上（尚）甫（父）命爲司政（正），監飲酒。”〔5〕周公、畢公係武王之弟，召公傳說也是文王庶子，辛公甲、作冊逸是周太史，而呂尚父就是太公望〔6〕。

《耆夜》的內容，主要是記述這次飲至時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詩。武王醕畢公詩，題爲《樂樂旨酒》；醕周公詩，題爲《攴（輶）乘》。周公醕畢公詩，題爲《聶聶（英英）》；祝頌武王詩，則題爲《明明上帝》。最後，還有周公因聞蟋蟀聲而作的詩《蟋蟀》，寓有勸戒

〔1〕李學勤：《清華簡〈郟夜〉》，《光明日報》2009年8月3日。

〔2〕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第1066—1067頁，中華書局2005年。

〔3〕譚戒甫：《西周壘鼎銘文研究》，《考古》1963年第12期。

〔4〕李學勤：《周易溯源》第184頁，巴蜀書社2006年。

〔5〕參看馬楠：《清華簡〈郟夜〉禮制小札》，《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6〕《殷周金文集成》2830師觀鼎銘有“公上父”，可能也是太公望。

之意，文句類同於《詩經》中的《唐風·蟋蟀》。

六、《金 滕》

《金滕》簡共 14 支，簡長 45 厘米，第 14 簡簡背有篇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簡背有次序編號。按《尚書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簡文則不用《金滕》篇題，可能表明沒有見到《書序》。

簡文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沒有傳世《尚書·金滕》中涉及占卜的文句，而《史記·魯世家》所引該篇是有那些內容的。由此看來，清華簡與傳世本《金滕》應分屬於不同的傳流系統。

簡文有不少與傳世本有別的異文，有的非常重要。例如傳世本說：“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史記·魯世家》解“辟”為“避”，“居東”為東征；《尚書》孔傳解“辟”為討罪，也以“居東”為東征；馬融、鄭玄則解“辟”為“避”，而“以下文‘居東’為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而謂‘罪人斯得’為成王收捕公之屬黨”〔1〕；《尚書》蔡沈傳又講“罪人斯得”是周公始知流言出於管蔡〔2〕。種種異說，都是由於《金滕》“居東二年”與《詩·東山》所云周公東征三年不合。現在清華簡的這一句不是“二年”而是“三年”，就恰與東征一致了。

像《金滕》這樣有傳世本可資對照的簡文，在研究上還有一種特別的益處，就是使大家易於識出許多過去不識或者誤識的古文字。如傳世本《金滕》“予沖人”的“沖”字，簡文作“沕”，从“沈”聲。“沈”是定母侵部字，“沖”則屬定母冬部，侵、冬兩部關係密切〔3〕，故相通用，這是前此難於想到的。

七、《皇 門》

《皇門》共簡 13 支，簡長 45 厘米，原無篇題，簡背有次序編號。

〔1〕 楊筠如：《尚書覈詁》第 232 頁，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2〕 蔡沈：《書經集傳》第 81—82 頁，收入《四書五經》，中國書店 1985 年。

〔3〕 參看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第 42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

傳世《逸周書》中有《皇門》，清代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曾說該篇“大似今文《尚書》，非偽古文所能仿佛”〔1〕，但篇文充滿訛脫，難於通讀。現在對看簡文，傳世本的種種問題便一一澄清了，展現在大家面前的乃是一篇極關重要的文獻。

傳世本開頭說“維正月庚午，周公格於左闕門”，《周書序》也說“周公會群臣於闕門”，簡文則作“惟正[月]庚午，公畧(格)才(在)耆門”，這裏有兩處異文，值得注意。

首先自然是簡文沒有“周”字，從而篇中的“公”是什麼人就成了問題。這一點有待深入討論，但我覺得通讀全文，這個“公”恐怕還應該是周公，因為《皇門》這一篇是西周的，而當時祇有周公纔能在篇文中表現出與周王一樣的身份：

第一，簡文云“公若曰”，在《尚書》的《周書》各篇中，除“王若曰”外，祇有《君奭》、《立政》有“周公若曰”〔2〕。

第二，簡文的公自稱“朕咨(沖)人”，《周書》的《金縢》、《大誥》有“予沖人”，係成王自稱。

第三，簡文公又自稱“予一人”，這同樣是王的口吻，過去胡厚宣先生曾詳細討論〔3〕。

再有傳世本的“闕門”，孔晁注云：“路寢左門曰皇門，‘闕’音‘皇’也。”朱右曾已指出“未詳所據”〔4〕。“闕”的意思是巷門，這位公為什麼在左巷門會群臣，是很難理解的。簡文作“耆門”，“耆”字从“古”聲，屬見母魚部，可讀為溪母魚部的“庫”，庫門是周制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的第二道門〔5〕，這也表明公的地位。

如果以上想法不錯，《皇門》可能屬於周公攝政時期。看簡文，公自云“朕寡邑小邦”，與《大誥》稱“我小邦周”和《多士》稱“我小國”彼此相似，都是周初那個時期的口氣，篇中所說要求“父兄、蓋臣”幫助的話，也正符合其時的形勢。

八、《祭公》

《祭公》共簡 21 支，簡長 45 厘米，第 21 簡正面末端有篇題“攬(祭)公之寡(顧)命”，簡背有次序編號。

〔1〕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目錄第 11 頁，商務印書館 1940 年。

〔2〕參看董作賓：《王若曰古義》，《說文月刊》第 4 卷合訂本 1944 年。

〔3〕胡厚宣：《重論“余一人”問題》，《古文字研究》第 6 輯，中華書局 1981 年。

〔4〕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第 79 頁，商務印書館 1940 年。

〔5〕李學勤：《小孟鼎與西周制度》，《歷史研究》1987 年第 5 期。